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禪真逸史
第九回 害忠良守淨獻讒 逃災難澹然遇舊

詩曰：萬乘巍巍勝法王，翻持異教壞綱常。
姦焚禿豎居華屋，忠讜真僧竄遠方。
沽飲酒家逢故舊，燒燈窗下訴衷腸。
通宵說到知音處，暫向幽閨躲禍殃。

話說鍾守淨聽了賽玉之言，不勝快樂，重剔銀燈，再整酒餚，並肩而坐。你一口，我一杯，直喫到更盡興濃，脫衣交頸，二人大展酒興。有三字句為證：

個中情，不可說。連理枝，雙鳳穴。軟如綿，白似雪。嫩過酥，光如月。兩自來，雲自接。又不泄，又不歇，又不疲，又不說，兩般人，各有悅。所以然，心固結。夜既分，情難竭。

鍾守淨天未明即起來，穿衣回去。來往既久，寺中僧眾，無一個不知。其間有幾眾老成闍黎，每每向林澹然告訴：「鍾住持做下這般非禮，聖上一知，為禍不小。乞住持做主，勸化他改過方好。」林澹然道：「汝眾人毋得多言。自古眼見是實，耳聞是虛，鍾住持是個有操行的人，恐無此事。縱或有之，亦須隱晦，不可播揚漏泄，壞了本寺體面。」眾僧見林澹然分付，皆不敢多言，嗟吁而退。林澹然屢問來真，打聽消息，知鍾守淨不改前非，心下暗付道：「俺若再阻他時，反招其怪，是不知機了。姑待數月，如或不後，俺只索離了這寺，雲遊方外，免使禍及，有何不可。」閑話休題。

卻早秋殘冬到，又是□月天氣。□五日乃是下元令節，解厄水官聖誕。前一日，梁武帝差兩員內官，至妙相寺傳旨知悉：次日御駕親臨本寺燒香。鍾守淨預出曉諭，令合寺大小僧眾，次日五更沐浴焚香，整肅衣冠，打點迎候御駕。次早，鍾林二住持在寺中焚香點燭，懸花結採，灑掃殿堂，撞鐘擊鼓，打點齋供，俱已齊備。到辰牌前後，飛馬來報，御駕出五鳳門了。鍾守淨林澹然忙出山門一箭之地迎駕。俱頭戴五佛毗盧帽，身穿蜀錦採繡袈裟，足穿僧鞋，率領寺中眾多和尚，排列得斬斬齊齊。少頃，御駕已到。遠見前列扈駕羽林軍，後是文武百官擁護。梁武帝端坐龍車，頭戴沖天嵌寶金冠，身穿素色袈裟袍，腳踏龍鳳履，腰繫碧玉帶。宦官儀從，不計其數，緊隨鑾駕，望妙相寺而來。鍾守淨等遠遠伏道迎接。武帝至山門，下了輦步行，鍾守淨等眾官，都跟隨入大雄寶殿來。眾僧多官侍立兩班，儀從屯紮丹墀，羽林軍屯于寺外。

武帝上了殿，即命脫下龍袍，換了禪衣，卸下朱履，換一雙素鞋，除下金冠，戴一頂素絹軟翅巾，腰繫一條黃絨雙須條，手上圈一串明珠穿成的念珠，乃是道家打扮。頂禮諸佛已畢，殿中擺一張素木交椅，方纔坐下。鍾林二住持率領眾多和尚，正待朝賀，武帝開言道：「今日下元令節，朕專為齋供諸天，開講佛法，眾僧不必行君臣之禮。」鍾守淨等謝了恩，俱各向前稽首，行釋教禮。左首一個繡墩，欽賜鍾守淨坐，右邊一個竹墩，欽賜林澹然坐。二僧低首，不敢就坐，武帝道：「朕正要與二卿談論佛道，毋得如此拘束，賜卿坐下無妨。」二住持稽首謝恩，即脫了錦繡袈裟，換卻禪衣，然後坐下。文武官員與眾僧皆兩旁侍立。

鍾守淨獻茶已畢，武帝問道：「今日乃水官大帝壽誕，可曾齋供否？」鍾守淨合掌答道：「請佛尊天，侵晨俱已齋供過了。」武帝又道：「朕于先年曾在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，聽道林支長老開講佛法，甚合朕心。朕慕釋理玄微，凡欲出家修梵，與支長老傳其衣鉢，無奈眾卿以錢億萬，苦苦奉贖，表請還宮。朕彼時立志不回，群臣再三上表，朕不得已，姑且還朝理政。切思身為萬民之主，富貴極矣，光陰迅速，苦海無邊，不早回頭，後悔何及。朕一心只要皈依佛法，往生淨土，眾臣苦諫，將朕身羈絆至今，躊躇未決。二卿可為朕指迷，使朕早登覺路。」

鍾守淨躬身道：「陛下貴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享無疆之福，萬民樂業，天下昇平。此雖是德政所孚，亦由前生種成善果，所以今世為太平天子。先覺有云：‘欲知來世因，今生作者是。’陛下雖洪福齊天，然亦不可不修。如來上帝王人中尊貴，自非宿福，何以能然？若比轉輪聖王，猶是鄙陋。陛下欲證菩提，回頭是岸，群臣之諫，無非各盡其道而已，陛下何必躊躇。」武帝聽罷大喜，點頭道：「卿言句句慈航，甚合朕意。」

右邊林澹然低頭不語。武帝道：「朕特為與二卿講道而來，卿獨無言，何也？」林澹然頓首奏道：「臣愚不諳禪理，但聞開闢以來，歷代明君聖主，皆以孝弟治天下，名垂不朽，聲施無窮，未聞皈依釋教而成佛者也。臣等孑然一身，內無父母妻子之累，外無天下國家之寄，故可以出家，了此本身事業。陛下為萬乘之王，宗廟社稷子孫黎民萃于一身，當法先王之道，親賢遠奸，行仁政以覆育蒼生，使天下樂堯舜之世，子子孫孫，瓜瓞雲仍，萬代繼統，豈可披緇削髮，效匹夫之所為乎？況今東魏存覬覦之心，南齊生侵掠之意，陛下不理國政，倘百姓叛于內，敵國乘于外，臣恐金甌之國家，非復陛下有也。臣愚不識忌諱，冒死上言，伏乞聖鑒。」武帝聽罷，俯首沉吟。

鍾守淨見林澹然話不投機，心裏暗想：「不趁這機會挑動皇上趕他離寺，更待何時？」即合掌上前道：「林太空之言差矣。萬歲欲皈依如來，棄富貴而避輪回，割恩情以歸覺路，這正是智過百王，勇超千古，廣大智慧，登彼岸也。我與你合當贊勸，為何反出此言，以阻聖意？甚非臣子愛君之心。」武帝原有幾分不樂，又聽鍾守淨諂佞了這幾句，愈加不喜，拂衣而起。林澹然再欲分疏，武帝已移步看佛像去了。有詩為證：

忠言逆耳不堪聽，朝內無人敢諫爭。
身死國亡天下笑，披鱗餘得一真僧。

林澹然心中暗思：「鍾守淨這廝好生無理！適纔言語，分明是離間之意，暫且容忍，看他怎生排陷。俺若再苦苦諫時，眼見得落他圈套之內。」一面付度，一頭觀鍾守淨動靜。只見武帝步入側殿裏去，止有鍾守淨緊緊隨侍，並內監數人。武帝問殿後還有甚麼殿宇，鍾守淨躬身答道：「殿後就是後殿，次後是排堂香積廚方丈各僧房。庫房東西兩廡之內，俱有太湖石假山園林，花卉池閣。」武帝道：「朕今日不回宮了，且在寺中一玩，夜間還要與卿講參悟之訣。卿代朕傳旨，發放眾臣，明日早朝候候。」鍾守淨領旨出殿，傳諭眾臣散去，明早候駕，止留宦官等侍衛。眾文武官員儀從聽了聖旨，各各嗟吁而散。這寺裏管廚和尚，午齋已備，稟知鍾守淨，守淨迎武帝至禪堂進午齋。武帝分付：「眾僧各自回房，止留卿一人伴朕。」林澹然和眾僧各自散了。武帝在排堂坐定，獨鍾守淨一人侍陪。內監侍立兩傍，道人行者紛紛獻上齋來。武帝一見，盡教撤去，原來盛蔬食的俱是金銀器皿，況品數又多，武帝不悅，都教撤去，止用瓦器盛一味素菜，瓷碗盛一箸粗飯。鍾守淨領旨，陪侍喫罷，君臣二人又談經說典。看看傍晚，晚齋已備，武帝止住不用，只呷了一碗清湯。林澹然率領眾僧，同在禪堂外侍立。武帝又分付道：「朕與鍾卿在方丈中打坐，究竟些靜裏禪機，眾卿各自方便，不必在此伺候。」眾和尚依舊散去。

林澹然自回西房，心裏想著：「鍾守淨做下若大犯法之事，不思改過，反欲譖俺。日間之言，姦心畢露，設或暗中再進讒言，俺老林必遭奇禍。須令人打探消息，預先準備方好。」著一個道人，往東房密尋行童來真計議。來真向前聲喏道：「住持爺有何分付？」林澹然道：「俺與你商量，就是鍾住持那一段隱情。俺于中秋賞月之夜，苦口相勸，彼不思自悔，反怪俺言。日間在聖駕前，當面搶白俺一場，幸聖上慈善寬容罷了，倘是個急躁量窄的，豈不登時受禍？故俺心下不安，特煩你去打探消息，或有甚話頭，你須急急報俺知道，自有重賞。」來真道：「不須住持爺費心，小人已在意了。早上鍾住持對聖駕誹謗老爺，小人甚是不忿，適纔又講許多碎話，但含糊不甚明白。我如今去用心竊聽，倘有緊切言語，即來報知。」講罷，慌忙去了。

再說鍾守淨和武帝在方丈中細談細講，武帝問及之言，鍾守淨一一剖剖，對答如流，武帝甚喜。看看問到寺中之事，武帝道：「朕創這妙相寺，敕卿為住持，卻又早三四載了。寺裏錢糧出入，事務紛囂，賴卿料理，但不知本寺除卿與林太空之外，還有能事

有德行的和尚幾人？」鍾守淨道：「臣托陛下天恩，寺中大小僧眾，各守法度，雖無出類高僧，卻也循規蹈矩，無敢壞事者，向來肅然。自從去年來了這員副住持林太空，寺中法度，盡被他紊亂了。」武帝驚問：「卻是怎生被他紊亂？」鍾守淨道：「陛下不知。這林太空倚陛下敕賜封為副住持，又恃著有幾分武藝，目中無人，每每欺臣特甚。臣怕失了體面，亦不和他計較。時常酗酒撒潑，殺狗偷雞，尋人廝打，攪得眾僧不安。臣苦勸，反遭叱辱。臣與他講，我等出家人，該清修戒律，毋作非為，佛門不飲酒，不茹葷，不使氣，纔是僧家法度，為何飲酒食肉，醉後凌人？聖上知道，必取罪戾。他卻呵呵大笑起來道：‘不妨，不妨。無事時佛眼相看，設或聖上有一些兒傷著俺，只消一紙書到東魏，結連高歡，要早要晚起一枝軍馬，殺奔前來，俺卻做個裏應外合，反掌間梁地可得，何況你這一干和尚乎！’臣聽了此言，心膽皆墮，屢欲奏聞陛下，卻無指責，不敢妄言。早間阻撓陛下修焚，又將東魏來壓陛下，這豈是出家人的心腸？奸險之極，難逃陛下聖鑒。今陛下問臣，臣不敢隱諱，伏惟早賜驅除，免生後患。」有詩為證：

不禿不毒，不毒不禿。顛倒是非，覆亡人國。

武帝聽罷，大怒道：「這廝直恁無禮，卿何不早言？清淨法門，怎容得這般無賴。所以日間出言唐突，侮弄朕躬，明早即差校尉拿下，著樞密院官好生動問。果得實情，必當梟首。」君臣二人說話，卻被來真立在板壁後，句句聽得明白，驚得魂不附體，急抽身奔到林澹然方丈裏，卻被門限絆了一跌。林澹然見來真來得慌張，已知消息不好，忙問：「你去打探，有甚說話？」來真道：「住持爺，不好了，這場禍事比天還大。」忙將鍾守淨對武帝講的話，及武帝大怒要拿問的言語，細說一遍。林澹然大驚道：「不期直如此害俺。」低頭暗想，無計可施。來真道：「住持爺不可耽擱，快尋生路。」林澹然因這句話，陡上心來。便道：「俺趁今夜無人知覺，不如及早闖出城門，逃竄他鄉，暫避此禍。留得五湖明月在，不愁無處下金鈎。只是忿這鍾禿驢不過。罷罷罷，向後有對付他日子。」開箱取一錠銀子，賞了來真道：「虧你報知，救俺性命。今與你一錠白銀，拿去做幾件衣服。鍾守淨跟前，切不可露一些風聲，若走透消息，俺命休矣。」來真叩頭道：「住持爺此去，路上保重。這裏我自理會，決不露風。這銀子住持爺帶去，路途正要盤費，小人決不敢受。」林澹然道：「不必推辭了，你收去，俺倒放心。」來真道：「恁地只得收了。老爺可作急遠離此地，不然必遭羅網。」林澹然道：「俺已揣度定了。你快去，那禿驢尋你不見，反要生疑。」來真道：「老爺講得是，小人且去，但不知日後還有得見住持爺的日子麼？」說罷，垂淚叩頭而去。

林澹然咨嗟慨嘆，閉上房門，急急收拾金銀書札，將幾件布帛細軟衣裳，拴成一個包裹，馱在背上。手裏綽了禪杖，走出房外，將房門拽上，悄悄地從側殿小弄闖出山門，卻已是一更將盡。這些和尚道人，都在東首禪堂內俟候鍾守淨，並沒一人知覺。林澹然出得山門，拽開步，取路逕奔北門而走。卻幸城門未關，此時太平無事，守門兵卒都去喫酒頑耍，並沒有人來盤詰。澹然忙忙如喪家之狗，急急如漏網之魚，趕出城外，乘著月光，不住腳走了半夜。漸覺腳步酸軟，身子疲倦，心內暗思：「那裏沾得一壺酒來，接一接力也好。」一步步捱到一個市鎮上，還有幾家酒飯店不曾收拾。但見：

不村不郭，造一帶瓦屋茅房；夾舊夾新，排幾處櫃頭案子。壁上掛亮燦燦明燈數盞，鍋裏燙熱騰騰村醞數壺。靠邊列著酒缸，只只香醪滿貯；正中擺開客座，處處醉客酣歌。照壁間畫水墨仙人，招牌上寫家常便飯。

林澹然待要走入店裏，又慮被人認得，走漏消息，只得耐著飢渴，一直且走。看看行至市稍頭，見側首山坳裏影影有一道燈光射出來，林澹然暗想：「這山坳裏燈光，莫非也是個酒店？且向前打一看，再作道理。」拽步奔入山坳裏來，只聽得三紅四開，人聲喧嚷，在那裏擲色賭錢。近前細看，前面數間土屋，粉壁上寫著零沽美酒四字。一帶門扇，都是關上的。後邊靠著山崗，四圍土牆，內藏著一所宅院。門上格子眼裏，射出這燈光來。林澹然站著腳，格子眼裏張時，看見五六個大漢，靠著一張桌子賭錢哩。但見：

一個蓬著頭，飢寒不管；一個舒著臂，痛癢不知。一個極口喚三紅，一個連聲呼一色。這個輸籌未討，那個奪子便來。睜雙眼決不轉睛，擲五子只賭手快。一個說還我順盆來，一個說且將三擋當去。大面小方隨起落，鉗紅坐綠任施為。

側邊一個瘦臉黑漢，手裏拿著骰子，正要擲下去，聽得門外有人走響，就在門縫裏張，見是個胖大和尚，站在門首，慌忙丟了骰子喊叫：「門外有賊，有賊！」眾人一同開門，趕出看時，果然是個長大和尚，齊向前道：「你這和尚，黃昏黑夜，手裏提著禪杖，閃在人家門首張望，欲作何事？」林澹然合掌道：「貧僧不是歹人，是去武當山進香的。為因貪走路程，錯過了飯店宿頭，一時飢渴，欲求施主沽一壺素酒解渴，因此驚動了列位，莫怪。」眾人道：「恁地時，天下人間，方便第一。便去叫大哥出來，賣壺酒與他喫也罷。」眾人依舊入去賭錢。

林澹然立在門首，等了一會，內中一人叫道：「大哥，你好睡也，門外有個長老要買酒喫哩，你快去賣與他。」只見應道：「來也，來也。」腳步響，一個瘦小漢子走到門外道：「長老要買酒，請裏面來坐。」林澹然走入店裏側室中，揀付座頭，除下包裹，倚了禪杖坐下。那漢子一見林澹然，已自認得，因眾人賭錢未散，不好動問。且叫酒生起來燙熱了酒，傾在壺裏，擺下三四個蔬菜碟子，放下碗箸，林澹然自斟自飲，巴不得喫了起身遠遁。忽見那漢子挨入賭場，把一個人的衣服扯了一下，那人會意，便把籌馬收了，走來與店主講話。兩人在暗處附耳低言講了數句，那人口裏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便走入場中來搶骰子。那擲色的睜著眼道：「是我的順盆，你如何來搶？」那人嚷道：「方纔我與店主講得幾句話，你就把我順盆奪去，反講我來搶你的。」那擲色的道：「誰教你不擲，且去講話？待我擲這一回，過去了還你盆。」那人大怒，劈手來奪，這人抵死不與，二人爭鬧起來，險些兒將骰盆打碎。店主人勸道：「弟兄們不可如此，破面傷情。今已夜深，眾人且暫歇了，明日再要不明白的，管頭並籌馬都交與我收著。列位請回。」眾人道：「有理有理。我們且去，明早講話。」遂一哄而散。止有店主與那人閉上門，走近林澹然座頭邊來。

澹然喫酒已完，正立起身取禪杖包裹，要還酒錢出門，二人道：「且莫還錢。你是林住持老爺，為何半夜三更獨行至此？必有大故。且請到裏面講話。」即把林澹然直扶至後頭內室裏坐下。澹然道：「我是過往行腳僧人，武當山進香去的，那裏是甚麼林住持。你二人素不相識，卻差認了。」店主道：「住持爺，你記得昔日夜間來寺中打劫金銀爐臺的這夥賊麼？」澹然聽了這句話，猛然省起道：「足下莫非亦在其中？敢問高姓大名。」李秀道：「小人姓李名秀，這個兄弟姓韓名回春。去歲□月初九夜間，同臨寶刹，蒙老爺大恩饒恕，又承賞與諸人銀兩，小人買得這一所房屋，移在此間開酒店。今日豐衣足食，皆出老爺恩賜，某等無以報德，各家俱立牌位，寫恩爺大名。早晚侍奉香火，祈保恩爺壽年千歲，身康健。不想今日親身降臨，實是天子第一號的喜事，快叫渾家來拜了恩爺。」林澹然止住道：「不必如此。慈悲救度乃出家人分內之事，何勞過謝。」李秀又道：「恩爺實為何事，背包提杖，黑夜獨行？必有變異。」林澹然道：「若他人跟前，也不敢實講，既是二兄相知，在此講也無害。」將鍾守淨姦黎賽玉，及勸諫招怨，鍾守淨讒言嫁禍，今欲遠逃避難之情，訴說一番。李秀失驚道：「有這等事？不要講別的好處，只那夜恩爺救了他性命，此恩此德，重若丘山，一世也報不盡哩，為何反生讒言，要害爺爺性命？這貪財好色背義忘恩的禿賊，小人實是容他不得。若依小人之意，先開除了這賊，然後逃避不遲。」林澹然道：「不然。這廝乃聖上所寵，若殺了他，即是欺君逆主，反為不忠。且今日殺他不及了，不如遠避潛身，天理自有報應。」李秀道：「雖然如此，小人心下只是不忿。」一面叫渾家整治現成酒饌，請澹然上坐，二人兩邊側坐相陪。

酒過數巡，李秀問道：「如今恩爺欲往何方避難？」林澹然道：「俺欲依舊回魏國去，只愁路上阻滯難行。」李秀道：「老爺不棄，不如且在小人家裏暫住幾時，再做區處。」林澹然道：「你這去處，怎的藏得俺身？明早皇上不見俺時，必然差官著落地方人役遠近搜捕。風聲一露，禍及于你。今夜趁未有人知覺，急離此地便了。」韓回春道：「爺爺既執意要去時，小人兄弟兩個，護送爺爺到魏國何如？」林澹然道：「這更是昭彰了。俺單身走路，欲行即行，要止便止，縱遇關津盤詰，自有路引文憑遮掩。若和爾等同行，動人耳目，如何脫身？」李秀道：「小人今日得會爺爺，喜從天降，不意匆匆又欲離別。惟恐後會難期，還留爺爺在此暫避數日，看一個下落，然後去的是。不然怎地放心得下？小人這所在雖近官衙，頗為隱僻，一時沒人尋得著。若有差錯，小人捨一家性命，救恩爺出去。尊意若何？」林澹然笑道：「承兄好情，甚是感激。只怕六耳難謀，終須露泄。況且你這裏窄逼，無藏身

之所，怎生教俺坐立得穩。」李秀道：「小人等雖在賭博場中生活，倒也個個重義疏財，同心協力。不要講爺爺是我們大恩人，便是萍水相逢落難的人，兀自都有扶持他的心腸，今日爺爺恁般大事，誰敢走透消息！若這裏沒處藏身時，小人也不敢相留。我引爺爺去看一個所在，盡可藏躲，莫講三五日，縱是三五個月，也躲得過。」林澹然道：「既如此，這所在且待俺一看。」

李秀執燈，領林澹然同進臥房裏，叫渾家過來拜了。將燈放在桌上，對林澹然道：「爺爺要藏身避難，這大廚下極妙。」林澹然笑道：「這廚下何以容身？又來取笑。」李秀韓回春將廚抬開，廚下有一塊四方青石，李秀用棍撬開，林澹然細看，原來是一個地窖子。韓回春執燈，李秀扶林澹然走入裏面，四圍都是磨磚砌就，並無一點塵穢。側首有洞，通著地氣。不拘晝夜，常要點一盞燈。動用家伙，床帳桌椅，窖中全備。林澹然看了，點頭道：「這所在亦可安身，但只是悶人些個，怎生過得？」李秀道：「這也不難。如朝廷差人捱查搜捉得緊，爺爺只得在這裏藏身，不然只消在小人臥房裏坐地。待事體寧靜後，從容定計遠行，卻不是好？」林澹然道：「承見教，甚好，但攪擾尊府不便。」李秀道：「我的爺爺，怎地講這攪擾二字？便是將小人身子與渾家賣了，供奉恩爺，也是甘心的。」韓回春作別要去，林澹然分付道：「兄去可傳知諸友，凡立俺牌位者，速宜燒毀。不然，殃必及身。」韓回春領命而去。李秀在側房內，鋪疊床帳，服事林澹然睡了。有詩為證：

從來積德是便宜，人善人欺天不欺。

疇昔若非恩惠普，何能到處免危機。

卻說武帝和鍾守淨談了半夜，覺得困倦，就在禪床上閉目假寐。次日五更，鍾守淨已聞報林澹然走了，未敢奏聞。武帝醒來，只聽得鐘鼓之聲，滿朝文武擺下鑾駕，都來寺裏請武帝還朝。武帝步行至大雄寶殿，眾臣朝見已畢，一同跪奏道：「陛下皈依佛道，雖為美事，但國不可一日無君，社稷為重，請陛下還朝理政，臣等不勝惶悚之至。」武帝道：「朕修行之意已決，煩卿等協忠輔佐太子登基，以理國事便了。」眾裏又懇懇奏道：「千歲雖然聖哲，奈未禪大位，未告天地宗廟，未詔天下軍民，臣等焉敢造次，擅立新君。乞萬歲回朝，再議此事。」鍾守淨向前俯伏道：「陛下暫且回朝，綜理國政。萬機之暇，仍可修持三寶，此乃兩全無害。待萬歲壽過八旬，然後禪位削髮，以完正果。伏乞聖裁。」武帝道：「卿言甚善，朕今暫且回朝。」眾文武齊呼萬歲。尚衣監進上冕服，武帝卸卻紗巾，依舊戴上冕旒，著了袞袍，穿了龍鳳履，稽首佛像，上輦起駕，卻忘了拿問林澹然一節事。

鍾守淨急俯伏駕前奏道：「副住持林太空昨夜逃竄，不知去向。」武帝驚訝道：「這廝卻緣何知風逃了？」鍾守淨奏道：「蒙聖旨要拿問這廝，不知怎生便知風，連夜逃竄。臣料此去，必投東魏，乞陛下及早追擒，尚未去遠。」武帝立刻傳旨，差駕前軍騎，飛馬追捕梟首。只見一大臣幘頭象笏，金帶紫袍，移步向前連道：「不可，不可！」眾人看時，卻是禮部侍郎程鵬，諫道：「這林太空素有德行，秉志堅貞，侃直敢言，剛勇不屈，陛下豈可因一言而即加擒戮，恐非待賢之初意也。乞少息雷霆，緩緩追究，諒亦不敢為害。急則速其人魏矣。」武帝不語。鍾守淨高聲道：「程侍郎何故縱賊養姦，以資敵國？這林太空原係東魏武夫，因得罪于魏主，削髮遁逃到此。聖上不知，降天恩敕這廝做個本寺副住持，實已過分。進寺以來，舊性不改，誇己英雄，欺壓僧眾，常誇魏主的賢能，暗通書信。今日逃回東魏，我國虛實他已盡知，若助魏主興兵侵擾邊界，為害不小。況這廝有萬夫之勇，正宜趁他孤身獨行，離此未遠，差鐵騎追上勦除，去卻心腹大患。若今不殺，任彼遠逃，是縱虎歸山，放龍入海，日後悔無及矣！」有詩為證：

去讒併遠色，二者原相關。

古來貪色者，未有不工讒。

武帝原是沒主意的官家，聽了鍾守淨讒言，反責程侍郎道：「卿言幾誤朕事。」叱退程鵬，差驃騎將軍王言帶領鐵騎五百，限一晝夜要追林太空轉來，過限究罪不貸。又敕翰院頒詔，自京城以及外郡州縣各衙門官，畫影圖形，捱家搜捕逃僧一名林太空。又著中書省官寫下榜文，遍處張掛，有能拿得林太空投獻者，官給賞銀三百兩；如窩藏在家，搜出全家處斬。又特旨差官，提晉陵郡郡丞丘吉，勘問舉薦失人之罪。武帝頒旨已罷，起駕回朝。正是：

饒君走到焰摩天，腳下騰雲須趕上。

不知林澹然這番怎地脫身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本節完）